

宁 静 的 牛 村

你好,小康

征文

E-mail:rbfk@pdsxw.com

走进郑县安镇牛村,先与街心的一棵古树拍了个照面,这棵古槐不像其他槐树,树冠庞大,远看就像长着一丛的树,近观才发现树身有两人合抱粗。历经500年岁月的古树,不知是雷击还是其他原因,已没了树冠,树干也成了空洞。树丛一样的树枝,原来是从树皮上生发的,树洞里又向上长出一棵新槐,有胳膊那么粗,就像历经沧桑的母亲,怀抱幼子,呵护有加。屹立的古树纳风雨、接地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牛村的变迁。村民视古槐为保护神,修路时,刻意用砖围起来加以保护,这样树就留在了路中间,成了牛村的地标。

以大槐树为中心,街南称李家大院,街北称牛家大院。牛家大院是砖拱券形大车门,这种大院的院落在过去养有牲口,方便牛车、马车出入。门旁一棵弯腰洋槐浓荫匝地,稠密的枝叶遮住了半个门楣,门前的石凳上坐着两个拉家常的老人,一位是78岁的牛国志,一位是74岁的牛宾。而对面李家大院门前那棵百年软枣树下有两个老太太坐在磨盘上剥花生。一只黄狗在她们的脚前懒洋洋地打瞌睡,来了生人也不叫,翻眼看了一下又睡去了。村子显得那么安然宁静。

牛国志和牛宾见我对古村有兴致,就热情地带我参观。

他们介绍说牛村以明初牛姓人自山西省洪洞县迁此建村而得名,现在村里主要有李、牛、张三姓。村里流传着“牛家的村,李家的寨,张家外甥撵不开”的俗语。意思是说是牛家建的村、李家筑的寨,张家是住在舅家赶不走的甥。牛村民风淳朴,几姓人世代和睦相处。

虽然是牛家立的村,先发达的却是李家。李家清朝最盛时,有地48顷。而牛家则成为为李家耕地的雇农。李家鼎盛时期的主人叫李敦伦,官至儒林郎,一直到

曾孙辈都有人在朝中做官。

自李敦伦始李家就在牛村修筑豪宅,如今我们还能看到3座并排的五进大院子。一进院已全部扒掉成为现在的大街,从3公里之外引来的肖河水,在李家大院门前形成小桥流水,是村民休闲的场所,水流最终流到村东南的蓄水池,为灌溉农田所用。

西边的宅院是主宅,虽然不知道大门和一进院如何气派,但是从二进院依然可以看出昔日的风光。面向大街的是东西厢房的山墙,红石墙体,青砖山墙,白灰勾缝,房脊下方有白石灰勾勒的精美悬鱼图案,厢房之间是红石板做铺门石,红条石做棚门石、小瓦覆顶的小门楼,进得院来,庭院对称,廊檐宽阔,宏敞明亮,宁静幽深。

李家大院的最南端曾有一座五层石楼,名为“望乡楼”。据牛国志、牛宾介绍,这座楼前年才被拆掉。童年时期,他们经常上楼玩耍,石楼呈方形,一层3米多,底层是拱券形,每层东西各有一窗户,红石板铺的窗台类似现代的飘窗,上面可以睡人。墙体宽厚,足有两米,房顶为平台,有到腰部的石雕护栏。楼是专门为李家一个媳妇修建的。汝河南岸第一大户——临沓寨朱紫贵家的女儿嫁到了牛村,朱家老三朱紫峰通过捐修黄河当上了盐运史,大哥朱紫贵、二哥朱振南则通过盐业贸易很快发家。李家与朱家联姻之后,也做起了盐业贸易,因李家有求于朱家,自然视这个儿媳为摇钱树,见她思乡心切,就为她建了这座望乡楼。

夕阳西下,长天落日,着一袭白裙,衣袂飘飘,南望汝水,思绪万千。如今楼毁人去,楼顶少妇的美丽剪影,是村民挥之不去的动人故事。

第四进院是4间砖混平房,这是李国停的家,他家的房屋是在原来5间大房屋的基础上建造的,还是原来的红石高门台,出前檐的两根石柱也是原房上的,只是墙和屋顶全换了样。门楣上有块蓝底红字的“人民功臣”匾,为郑县人民政府1955年所制。

牛村功臣是指李全智,李全智、李金殿兄弟二人都参加过抗美援朝。李全智

15岁时参军,曾在傅作义部从军8年,抗日战争时参加过长城会战等战役,被俘后,被日军掳到日本当劳工3年,受尽折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解放军,在解放广西的一次战斗中,与所在机枪班失去了联系,独自抱着一挺机枪击溃了敌人。在抗美援朝中,他参加过著名的虎头山战役和上甘岭战役。从他儿子保存的立功证书中见他立大功四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1954年复员时组织上安排他到城市工作,他说自己不识字,主动申请回到故乡务农。他因为是党员,上过战场,政治上过硬,劳动中能吃苦,得到村民拥护,当了生产队队长,一干就是几十年,1985年因病去世。

在这几座宅院里穿行,主房、厢房、耳房、厅堂、玄关隔断、假山甚至一眼水井,各处建筑布局,都传递着传统的孝悌文化,彰显着长幼有序、上下有礼、退让有度。房脊上的兽头、山墙上的悬鱼、垂带下的砖雕、门楣和门墩上的石雕、屏风上的木雕等等,巧夺天工,精美绝伦。老宅深院整体透出一种端庄肃穆、和谐完美的气势,虽经岁月风霜的侵蚀显得破败而沧桑,但树影斑驳中的英姿仍掩不住昔日的辉煌。

李家大部分建筑兴建与李家做盐商贸易正兴盛的嘉庆年间。围绕李家几座宅院兴建的李家寨建于嘉庆十四年,寨门上书“李氏安宅”。李家寨建成后,对面的牛家不安全感愈加强烈,但苦于没有李家的财力,于是在牛家大院周边建了5座炮楼用于抵御匪患。

曾经的辉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有那深远的故事,根植在牛村人的内心深处,带给后人无限的思想与神往。无论是李家老宅还是牛家大院,大部分已无人居住。

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这些老宅被刻意保护了起来,修缮之后的古宅就像抹去了昨日沉积的尘埃,露出了耀眼光芒。

修整后的牛家大院里,东西厢房被辟成了村史馆,那些老物件、老农具,充满着回忆和乡愁。

在牛村,穿行在深巷老宅中,这里的光彩仿佛比我生活的城市要慢了许多,时

不时碰到一些老人与我打招呼。古村落因了他们而显得人情味十足。如果你想让疲惫的心休息片刻,不妨到牛村,在这样的村落里走一走,抚摸一下老墙老砖,享受那种置身于古老光阴中的宁静。

征 文 启 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为讴歌幸福生活,讲好小康故事,记录振奋人心的成就,为未来的接续奋斗加油打气,平顶山日报举办“你好,小康”主题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用文的形式书写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展现祖国和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斗、攻坚克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反映鹰城大地历史巨变,讲述我们美好的小康生活;结合个人经历和所见所闻、个人取得的成就及生活发生的变化,抒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之情。

二、征文对象:全市文学爱好者。

三、征文体裁: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歌。

四、投稿要求:作品要求紧扣主题、情感真挚、特点鲜明,必须为原创创作原创作品,拒绝抄袭或模仿。请在电子稿件主题栏注明“征文”字样,文末注明作者真实姓名、手机号码、银行账号、开户行。

五、投稿邮箱:rbfk@pdsxw.com。

我 家 的 老 房 子

◎ 高德领

着乡愁。

老院子的堂屋是3间瓦房,是上世纪50年代盖的,厚厚的土坯墙,东边一间住着奶奶,中间的客厅奶奶叫它“当门儿”,墙上贴着不少奖状,身为共产党员又担任村干部的父亲是全村人的榜样。后来墙上也陆续贴上了我的三好学生奖状。西边一间是父母亲的住室,有了妹妹以后我就和奶奶住东间。随着5个妹妹的出生,住房越来越紧张,我从上初中开始住校,节假日回家,天热的时候干脆就住院子里或平房上,天冷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睡在生产队的牛屋里。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当民师住学校,担任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就住在大队部,既方便工作,也是无奈之举。

老宅南北也是3间房子,最南边是大门,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将其改造成平房,这样上边可以晒粮食,下边可以放杂物,中间一间是灶火,母亲在这里忙碌劳作了大半辈子。厨房北边的空地上长着一棵枣树,树下垒了一个鸡窝,常年养着十几只鸡,每天早晚奶奶会按时开鸡窝、关鸡窝,而且每次关之前都要数数,唯恐少了一只,有时候夜间还要起床看看有没有黄鼠狼偷吃。在那鸡蛋换盐的年代,这些下蛋的鸡

事关全家人吃盐和我的学费。枣树紧靠着院墙,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曾和母亲到市区老市场卖过枣,赶了个早集卖了一块多钱,母亲高兴地说:“终于可以给你奶奶买点黑糖冲水喝了!”

院子西南角正对着大门原来是一个猪圈,每年出栏一头猪,年底卖掉用于全家过年的花销。养猪主要靠母亲和奶奶,她们每天从地里打野草、捡菜叶,回来后用泔水煮一煮喂猪,养猪既可补贴家用又可积肥交给生产队多挣工分,可谓是一举多得。

现在的东院4间平房是改革开放后新盖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全家和村里人辛劳的身影,以及父母住上新房子时满脸的笑容。后来我们兄妹渐渐长大,一个个离开了家,从简陋、古朴的农家小院走进了繁华的城市,住上了楼房。每当逢年过节全家人聚到一起时,父母总是告诫我们,住得宽敞了,日子好过了,不要忘记过去,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父母的教诲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家运之兴旺,在于和睦、孝道和勤俭。每每想起父辈的艰辛,内心总是感慨不已,认为自己必须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十 月 追 寻

◎ 郭旭峰

家》,我更喜欢用“归家”来表达此刻迫切、漫长的情感路程,像鸟一样归林,最能表达游子在外不易和对家的痴情。闭目倾听,产生幸福和灵魂的战栗,让路途有了起色,有了衔接,有了生动,心底泛起无限感恩的涟漪。一些人越走越远,越过自己的家园,母土因而变得陌生。而鸟儿怀揣一颗微跳的心,站在清晨的柴屋旁,像鸟一样紧紧依偎故乡。

甲壳虫闪着紫光,飞在花间,像虫中宝马。它背着重,轻松抖下雨水,估算余下的快乐。它愈发感觉自己已是台车辆,装满时间的金沙,走一路撒一路,越空越沉重。亲爱的甲壳虫,这是你最后一个秋天,请准备好你的告白和挚爱吧。

三

我去往郊外,在眼明泉森林公园,红石下的小东西张望黎明,身体舒展,内心的野兽正安静下来,整理过去,憧憬未来。秋高带来的气爽让云停下来,作为画布,让我填写答案,回答抒情的问题。而眼下,一切事物都决定好了,在冬天承接冰雪和风雪。

仰望天空之城,厚厚的云彩是墙身,彩

霞系在门楣之上,仿若婚期的楹联。树木停下来,把秋叶撒向大地,像一群疲倦的鸟向夕阳走去,随金光潜入深处,带去贴身的炙热与力量,寻找归根。旷野收回枯枝,不被辜负的果实留在山坡间,灯笼般照耀凌晨。

在水洞村,快乐的,孤独的人彼此瞭望,在一天的开始,想说什么、做些什么,此刻天空之门开着,有一万朵欢欣的野菊花盛开,播种的身影层出不穷,劳动者是幸福的。

四

十月的雨忠实、悠扬,是众多的心奔赴土地。叶子落下,私语还未说完,雨停后阳光普照,它们金黄,是献给原野清静的手巾。风改编乐曲,一次次昭示,一遍遍响起,仿佛天长地久。

那年我在听完《归家》后下车,拐进路旁的花店,双手捧起一面旗帜、一束花,归家。花儿献给久别的亲人,五星红旗悬挂在庭院的大门之上,献给江山,献给大地。此后,每年的十月一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就会在我家冉冉升起。

七十二年了,我一直在追寻,一转眼,祖国早已繁花似锦。

史 海 泛 舟

240.田归于岳

时任监察御史万俟卨(mò qí xiè)是宰相秦桧的帮凶,也是迫害岳飞的重大人物,今杭州岳庙前所跪四奸臣之一。岳飞被害20年后,宋孝宗即位,新任皇帝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岳飞平反并返还被罚没的岳飞家产。不久,万俟卨之孙与岳飞后人因一块田地的归属引发争执并报官。此案久拖不决,万家手握田契略占上风。新到任的南宋首都杭州临安法院院长(县尉)辛元龙主审此案,大笔一挥,当场宣判。判词很简单:“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桀逆贼,虽杀之不足以谢天下,尚敢与岳氏争田乎!田归于岳,券界于火(这块地归岳家。哈狗屁田契,赶紧烧了)。”众人拍手称快。

241.慨然不悦

清康熙年间,浙江海宁人陈元龙先后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陈元龙调任广西巡抚。按说成为封疆大吏,应该高兴才是。赴任前夕,宾客纷纷到陈家祝贺,陈元龙之妻宋氏独独不悦者累日。宋氏是名门闺秀,埋怨丈夫说:“瞧瞧咱这一家人,你的兄弟叔侄,我的姐夫妹夫,都在中央做官,偏偏你去外省任职,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七年后,陈元龙调回京城转任工部尚书,可惜宋氏已经郁郁而终。

242.道听途说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有监察御史举报翰林学士陶安(安徽马鞍山人)有违纪行为。皇上问:“尔何由知之?”御史说:“闻之于道路(道听途说)。”朱元璋大为不满,斥责说:“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此为失职乎?你从前跟我举报过几件事,朕不疑而听之,原来你反映的问题都是胡说八道啊!”遂下旨将此革职。其实,陶安是朱元璋特别欣赏之人,皇上高度评价陶安——“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看来,不能举报皇上喜欢的人啊。(老白)



异 香 悠 悠 话 大 蒜

◎ 张仁义



寻常百姓家的厨房,最常见的蔬菜莫过于普普通通的大白菜了,因其菜品极好,荤素百搭,烟火气浓,被誉为“百菜之王”。然而,生活中除了白菜之外,还有一种蔬菜,也特别有过“菜”之处。它从生到老的各个阶段,既当蔬菜,又当调料,亦可入药,绝对可以说是综合利用的典范,那就是浑身是宝的大蒜。

纵然浑身是宝,但生活中人们对于大蒜的态度是明显的两极分化。对喜欢吃的人来说它是一宝,吃面条、吃饺子、吃包子、吃肉,离了大蒜饭不香,我就属于这类。讨厌它的人也大有人在,受不了它的辣,闻不惯它的味儿。

无论是家庭厨房,还是饭店食堂,菜品无论荤素热凉,蒜头都积极参与,它和花椒、生姜打成一片,甘做案板上其他菜品的陪衬,被切成片、拍成团、捣成泥,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只为助力同道出彩生香,锦上添花。食客的饕餮之欲满足后,被点赞的一定是厨师的技艺及佳肴的美味,大蒜的功劳往往被直接忽略,但它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图名利,不计得失。

河南特色小吃“蒜面条”,即浇了蒜汁的捞面,蒜瓣儿捣成蒜蓉,保留蒜的原汁原味,汁里淋上几滴小磨油,碗里一搅一拌,香味扑鼻,味道好极。无疑,蒜是这碗面的魂,没了蒜它只能叫面条。蒜蓉有生熟之分,配凉菜、搭荤菜、烹海鲜、做烧烤,无不是菜肴的点睛之笔。

其实当不当主角无所谓,不影响大蒜浑身上下都是宝的属性。作为一种可食用的植物,它的一生全程都在奉献。它身形百变,无论是绿油油的蒜苗、清鲜的蒜薹,还是胖乎乎的蒜头,哪个不是咱篮子里的菜?蒜薹炒肉丝、蒜薹花生米,哪个不是酒鬼们的最爱?同样是蒜苗,不见光环境下长起来的叫蒜黄,是火锅标配,蒜中黄金。俗话说“饿死卖菜的,饿不死卖蒜的”,省内如郑州中牟、鲁山张良等地,看准大蒜产业链优势的能人还真不少,大搞规模化种植,卖蒜苗、卖蒜薹、卖蒜头,迈上了幸福路、小康路、振兴路。

蒜头子也有它的出头之日。一到端午大蒜香,腊八一到大蒜贵。好多地方都有端午节吃熟蒜的习俗,端午一大早,主妇们便先一起拾掇干净的新蒜头和着鸡蛋事先煮食,这种食法据说可避“五毒”,有益健康。腊八蒜,端午蒜,一冬一夏,一生一熟,一绿一白,一韵一味,在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听 老 人 讲 那 过 去 的 事 情

◎ 李世旭

“现在这时候,你手里就是举几个元宝也没人抢。”老人说。

在驾校等着练车,我与路旁的一位老人面对面坐着,在树下的阴凉里,说着闲话。

老人今年90岁,是附近东姚村人,身体还算硬朗,能每天出来走走,在路边看看车,看看人,打发时光。

松弛的皮肤贴在干瘦的身上,岁月的沧桑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有些呆滞的目光望着脚下,老人一边说话,一边用手里的拐杖在地面上随意画着道道。

按时间推算,他应该生存在1931年,正是旧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年代。

“民国三十一年年馍过去没多久,老日就来了。老日先打宝丰赵官营,过了河又打郑县薛店镇。我那时候十一二岁,跟着俺爹在汝河南的赵官营给人家种地,听见枪响,看见村里人都跑出来,说是老日来了。”

“善盖庙,恶建寨。建寨得用地,用谁家地,谁家都不愿意。寨墙不把谁家的房子圈到寨里,谁谁都不愿意。人不恶建不成寨。”

“薛店青扬庙有个人叫郭志刚,是个厉害人。他领着十几个人,成天也不干活,就是在寨上四处转。但他有个好处,就是能保住寨不被打开。趟将们来了,寨里管吃管喝,就是不让他们进寨。因为有他,青扬庙的寨没有被打开过。”

“郑县西有好多寨子,郑县东寨子很少,趟将们都爱去东乡抢人

